



(香港)

岑凯伦著

祝福他



令您着迷浪漫难忘的爱情小说

祝福他

岑凯伦 著

中国旅游出版社

旅游休闲丛书

(京)新登字 031 号

版权贸易合同审核登记专用章 930016 号

责任编辑·钱红

美术编辑·赵芳蕾

祝福他

〔香港〕岑凯伦 著

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龙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 8.8 字数: 168 千字

1993 年 8 月第一版 1993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30000 册

ISBN 7-5032-0936-4 / G · 324

定价: 5.20 元

祝福他

校花江清湄与“香港教父”史希文是一对欢喜冤家。清湄在学生会付主席、学校第二号人物冯嘉伦家里学习空手道，混血儿黑珍珠马莲娜又紧追史希文，史希文对冷若冰霜的清湄充满好奇，清湄也想探探希文深浅，两人一多接触便坠入爱河，双方父母很快撮合这桩婚姻，这对少男少女却因一时的错误而付出了四年的青春光阴……

1

江清湄走进校园，两面张望一下，突然一个皮球迎面向她掷过来，她机灵地身一侧，皮球擦过她的短发。

她还没有定神，一个高个子边走过来边笑着叫：“我投中啦！我赢啦！快付款！”

江清湄这下子可火了，她抚住头，埋怨：“喂！怎么把篮球投向我的头上来了？”

“赌博啊！能打中你的头，我可以赢一百元！”他扬着两道彩眉，脚还跳着，乐得不能再乐：“借用你的头不好意思，放学请你吃下午茶如何？”

“我要你郑重道歉！这是校园，不是足球场！”

“哗！好凶的老太婆！”他嬉皮笑脸，哈哈的：“不道歉又怎样呢？”

三个男孩子已追上来：“唷！哪来的漂亮女生？”

“她要我道歉，吃了九斤大蒜！”

“他是不能道歉的，有损他的威严。”其中一个男孩子走前一步：“我来向你赔罪！”

“他是香港教父？”清湄轻蔑地瞧那大个子一眼。

“差不多，差不多！这儿人人尊敬他，听他的！”

清湄出其不意，一手把篮球抢过去，重重地掷向那

“香港教父”的头：“去死吧！”

他差点站不住倒在地下，江清湄拍拍手，乘他们混乱，朝另一方向走，一个女孩子在等着她。

那女孩子样子不难看，只是眼镜太恐怖，最少有一千度近视：“早安！我叫霍比蒂，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！”

“你好！霍比蒂，我们同一个院，我念建筑工程。”

“我也是！土木工程太呆板，女生都不喜欢。刚才你和他们吵架？”

“看那个高高的，他用篮球掷我。”清湄还气呢！

“你不应该开罪史希文。”

“我知道！他是香港教父，大不了他用轻机枪杀我。”

“去教务处，但是他会捉弄你，令你难堪。你准备去哪儿？还没到上课时间。”

“那倒不会，我由外国回来，学校已经开课了！”

“开课半个月啦！”比蒂笑笑：“我陪你……”

下午有课。霍比蒂带清湄到 CANTEEN 吃饭。

史希文和他的三个“手下”都在，清湄经过他们桌子时，嘘声四起，江清湄瞪了他们一眼。

清湄正在吃牛肉饭，三个女孩子捧着盒子进来，一直跑向史希文的桌子。

“你们有没有更迟的？”史希文粗着声音：“再过五分钟我们就拉大队上馆子。”

“对不起！司机说车塞，我已经骂了他一顿。”带头那个穿粉红裙子的，一连串地道歉：“不要生气嘛！这是

你喜欢吃的牛柳、蛋沙律和炸猪扒。”

“连汤都没有，想干死我？”史希文一面叉块牛柳往嘴里，一面骂，含糊不清。

“司机说汤容易翻倒，麻烦！”

“好啦！下次我叫雪丽给我送菜！”

“不要，不要，”她求着他：“明天我一定带汤！”

“你们三个站着干什么？吃东西呀……”

“那三个女孩子是谁？在史希文家做事？”

“文学院的，领头那一个叫安妮，其余两个是她的死党，史希文下午有课，她们就来送菜，献殷勤！”

“为什么要那样奉承史希文？”

“想追求他呀！那个叫雪丽的也是，学校很多女生追求史希文，最厉害的是马莲娜，她家里有钱，跟着她的人很多，今天她没有课，否则轮不到安妮献殷勤。”

“嘿！那班人脑子有毛病。”清湄继续吃饭：“史希文不是也是一年级学生，入校半个月，风头那么劲？”

“史希文念的中学是名校，他念中学时已经是大亚哥了，所有校际球赛都靠他拿分，田径、武道、剑击都很出色，老师宠他，同学崇拜他，加上他那英俊的脸，不单只迷住了男孩子，也迷住了女孩子。”

“这儿不是中学，他应该威风尽失！”

“那间名校成绩很好，差不多百分之四十都是那名校的学生，每个院都有史希文的死党……”

下课时在校门侧等汽车，比蒂跟人打招呼。

江清湄问：“你的朋友？”

“其中两个是我的中学同学，他们念文科，以前我们五人合资乘计程车，今天你要送我……”

“请他们一起来，我送她们回家。”清湄说着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她们面前，她把五个同学全请了上去。

“不好意思，江清湄同学，太麻烦你！”

“不麻烦，车子应该在路上走的。你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朋友……”

回到家，走进大客厅，就听见江太太和她的法国媳妇在吵架，一个说法文，一个讲上海话。

“二小姐回来了，你的点心……”

“送到我楼上的客厅！”

江清湄跑上四楼，放下由法国带回来的皮袋，回到房间，先享受了一个冷水沐浴，套上件宽宽的白色袍子，走出客厅，佣人亚倩已经把点心、饮品放好在桌上。

她一面吃披萨一面抄笔记，她上学迟了，笔记是霍比蒂借给她抄的。

助教在堂上说，下星期开始画草图。她不敢偷懒，把缺了的课补上。

一直忙到吃晚餐的时间，亚倩上楼请她准备。

她换了条深蓝真丝裙子，腰带上有一个很名贵的金属扣，把裙子点缀得很美。

经过二楼，父亲江子斌把她叫住：“孩子，第一天上课，吃力吗？”

“还好，第一天嘛！功课紧一点，不过我会适应

的，我们吃饭吧！”清湄挽住父亲的手臂。

“你替我哄哄你妈！”

“她又不肯吃饭？”

“唉！都是给你的宝贝嫂嫂气的！”

“妈咪也真是，为什么就不肯忍一下。”她到母亲的房间，敲了敲门。

“进来吧”有气无力的声音。

清湄推门进去，看见江太太躺在床上。

“妈！”清湄坐在床边：“你那儿不舒服？”

“头痛，”江太太苦着脸：“像被针刺一样！”

“我下课回家就听见你和嫂嫂在吵，妈，看在哥哥的份上，别跟嫂嫂计较，别管他们夫妻间的事了。”

“你哥哥！哼！我怎样疼他，天都知道。他现在竟然联合老婆来对付我。”江太太抽抽咽咽。

江子斌进来：“清湄，你的电话，在客厅！”

“妈，你胃口不好，我叫厨房给你煲鲍鱼鸡粥！”清湄跑到楼下，拿起电话：“喂！伟航，我今晚不想出去，第一天上课，妈咪又不舒服。”

“我好想你，明天接你下课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！这个星期我们要画草图，星期五下午就要交卷，我很忙，等定下来我再给你电话。不说了，哥哥叫我吃饭，拜拜！”

清湄放下电话，把江俊彦叫住：“哥哥，你能不能劝劝嫂嫂，叫她不要和妈咪吵架，妈咪心脏不好。”

“每天都为了鸡毛蒜皮的事，妈咪骂海莲妮，说她

不应该穿睡袍吃中餐，家里又没有外人。”

“进江家，应该守江家规矩……”

× × ×

清涓走进校园，正伸出手和等候她的比蒂打招呼。

吱！一辆车在她身边擦过，她站不住倒在草地上，灵魂被吓得飞上天，她按住胸口，定定神，看见史希文开了辆金色的劳斯莱斯跑车，他把头伸出车窗外：“老太婆，没把你吓死吧？”

“啊！原来又是你这流氓。”清涓从草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牛仔裤：“你想开车辗死我？”

“杀人偿命，为了你多不划算？”

“要是我走避不及，你把我辗伤了怎么办？”

史希文由跑车出来，用手抚一下她的手臂：“你不是完整无缺吗？皮肤还很细致，幼嫩呢！”

“你这……”清涓举起手一巴掌拍过去，史希文一手捉住她的手腕：“想打我，你听过没有？我空手道多少段，柔道多少段？”

清涓咬住下唇，冷汗在她皮肤下冒出。

霍比蒂走过来：“史希文同学，你把清涓的手腕快要握碎了！”

“放心，这么白嫩的手腕，我会怜香惜玉；清涓，这名字很特别，不错！”史希文穿条白牛仔裤，他握着那条手臂：“四眼妹，你为什么面如死灰，我握的又不是你，况且我才只不过用了一分力。想我放手，那可以，叫她向我道歉！”

清涓实在很痛，她看见史希文穿了双名厂运动靴，而她自己呢，穿了双寸半跟的白皮鞋，她突然举起脚在他的运动短靴上重重一踏，史希文捧住脚在那儿跳，清涓拉了比蒂便跑。比蒂的手掌湿得淌汗。

“你的手腕怎样？哎！又红又肿，清涓，不要跟他斗，他像蛮牛，你斗不过他！”比蒂怜惜地抚着她的手腕。

“我偏要跟他斗，他斗力，我斗智……”

到 CANTEEN 全部满座。

“去另一个 CANTEEN。”

“不想去，史希文和他的同党在那儿！”清涓说：“我们到外面吃！”

“时间赶不及，下午第一堂我们有课！”

“怎么办？”她们正在烦恼，一个男孩子来到清涓的面前：“我的桌子有空位，如果你们两位不介意……”

“谢谢，”清涓向他笑笑：“很高兴和你在一起！”

那男孩子有点害羞，一张孩子脸，显得很乖、很纯。他告诉清涓他是理学院一年级新生，叫杨雅贤。

吃饭的时候，他偷偷看了看清涓几次，江清涓在任何角度下都是那样漂亮。

回课室时，霍比蒂说：“杨雅贤很喜欢你！”

“谁说的？胡诌！”清涓摇一下头。

“真的！吃饭的时候，他偷偷看了你几次，每次欲言又止，我们离开 CANTEEN，跟着我们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我还以为他会追到工学院里来。”

“他追的是你！”清湄架起书台，把草图放在台面上，把三角尺推来推去。

“追我？追四眼妹？我配吗？人家一表人才。”

“别看不起自己，除了眼镜，我认为你很好看。”

“好啦！行啦！见你的大头鬼。”霍比蒂难为情得没处躲，回到自己的座位，找绘图笔。

清湄回头向她笑笑，扮个鬼脸。比蒂吐出了舌头。

× × ×

星期五下午，清湄模模糊糊地走进校园，为了赶好手中拿着的草图，她熬了一个通宵，早上十时才倒在床上睡了三个钟头，连早餐、午饭都没有吃，就赶回来了。

“江清湄同学！”有人在叫她。

清湄揉了揉眼睛，杨雅贤穿了套西装站在她面前。

“杨同学，下午不用上课？这儿不是理学院吧？”

“这儿是工学院。我下午没有课，知道你今天要回来交图，特地来这儿等你的。”

“有事吗？”清湄用手盖在头顶上。

“你交完图就没事了，我想请你看电影。”

“看电影？我连早餐、午餐都没有吃，看电影？”

“我们先去吃午饭，然后看电影。”

“你知道我现在最需要什么？一张床，我好倦，那儿都不想去，我要回家睡大觉。”清湄真想躺在草地上：“你没见到我眼肿肿的，很难看？”

“不！你很好看。”杨雅贤十分体贴：“睡眠不足会影

响身体，我等你，送你回家休息。”

清涓摇摇手：“我的车子在外面，拜拜！”

清涓回到课室，同学都到齐了，清涓连忙交卷。

“赶夜车？星期三晚你不去看电影不就没事了？”霍比蒂走到她身边，看她无精打采的样子。

“刚才杨雅贤约我看电影，我跟他说再见！”

“他一定很失望，我回来已经看见他在校园。”

“没办法，我要回家洗澡，吃东西，睡大觉。明天一早我还有约，去海洋公园，唉！在法国就好了！”

“约了男朋友？”

“世交，从小认识，走嘛！我要睡觉。”

到校园，杨雅贤还没有走，他站在一棵大树下，手中拿着一瓶鲜奶和一只纸袋。

他走过来：“江同学，我为你买了鲜奶和三明治！”

清涓精神为之一振，马上接受过去，喝几口鲜奶，又吃了整块三明治：“谢谢，我从未吃过这样美味的三明治。唉！人舒服多了。”

“只是你现在肚子饿罢了，学校的餐厅不会有什么好食物。”杨雅贤还是不死心：“真的不用我送你？”

“清涓的车子就在外面。”霍比蒂见清涓一个劲地吃东西，她只好代答：“她的眼睛快要睁不开，恐怕一上车便倒头大睡，对不起，杨同学，辜负了你的好意！”

“没关系，反正有霍同学陪着她！”他扬扬手走开去：“星期一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比蒂和清涓分别和他道别。

汽车里，比蒂忍不住说：“杨雅贤真好，温柔、体贴、周到、怕你饿，傻瓜似地拿着奶瓶站在校园。”

“放心，星期一我找他谈谈，为你们撮合！”

“不要，杨雅贤不会喜欢我的，你不要让我出丑好不好，以后我看见他会全身发抖的。”

“你人好，他人也好，两个好人在一起，真是天生一对，舍你属谁，你不用担心，一切包在我的身上。”

“别提杨雅贤，星期三你跟谁看电影？”

“一家人，嫂嫂买了戏票，我不去，哥哥会不开心，啊！”清湄打了一个呵欠：“我睡啦！”

“二小姐，我忘了告诉你，”司机说：“刚才有位小姐拿了盒东西来，说是送给你的，指明你亲手收下，我把它放在座位上。”

“清湄，我看到了，在这！”

一只四方盒子用彩纸包着，很漂亮，清湄一面拆，一面说：“谁送礼物？我生日吗？”

揭开盒子，蓬！黑烟冒出，哗！好臭，臭死了，比蒂呛咳，清湄吃力地叫：“停车！”

车停在路边，清湄和比蒂分别由车箱跳出来：“是个臭蛋！”清湄指住司机：“打开所有的窗把臭气放出去，嘿！我差点薰死！”

“太缺德！谁这样恶作剧。”比蒂用手抹抹面。

“二小姐，纸盒上有字。”

“给我，快给我。”清湄接过去，一看：“老太婆，滋味不错吧！担保你连晚餐都省了。”

“该死的史希文!”

×

×

×

清涓穿了套蛋黄色短裤套装，同色低跟皮鞋，头上戴顶白色太阳帽。

她走进海洋公园，高兴得在空地上转圈圈：“我上次回来，这儿还没有建好，现在好漂亮!”

“你好几年没回来了!”伟航不停为她拍照。

“看那怪兽，”清涓走过去：“有人在里面跳跃，好好玩，我也要进去跳个够!”

“你看，十二岁以下。”伟航拉住她：“小姐，你已经十九岁了，还是拍张照吧!”

“你看，人老了有多悲哀!”清涓不服气，一步一回头，看那些孩子在里面跳。

“你老，我岂不更老?”伟航戴着眼镜，近视二百度，不算恐怖，他高高瘦瘦的，很有风度，身上穿的、用的全是名牌货。

“你二十六岁，太老了!”清涓忽然低叫：“好美啊，那边也有呢!简直是百花吐艳。”

“那是花卉廊。”伟航看了看表：“先看鹦鹉表演，等会儿我们再去看花，有一百多种不同种的花卉，盆栽，可惜只能参观，不能购买。”

到花园剧场看鹦鹉，那些鹦鹉七彩缤纷，又肥又大，它们在打翻，走钢线、穿圈、推车、插旗，尖嘴巴含住水桶打水……表演很多很有趣的动作，伟航告诉她，那一只是雪花小姐，那一只是金刚……

由花卉廊出来，伟航带清涓到自由动物园去看动物，那儿有骆驼、猿猴、袋鼠、山羊、珍珠鸡及鹿……

“看！那白色孔雀多漂亮？”清涓在叫：“开屏啦！哈！其他的孔雀也开屏了，伟航，拍照，拍照！”

跟着，他们在瀑布花园看瀑布和小鸭子，小天鹅，还有鹤呢！伟航又带清涓到铁索桥拍照。

“我们坐架空缆车上山顶，先吃午餐，然后到海洋剧场看海豚和海狮表演。”

坐在红色的架空缆车上，清涓往下俯瞰，整个海洋公园尽入眼睑，清涓兴奋得哈哈笑。

在美丽华餐厅吃西餐，清涓问：“伟航，你已经二十六岁，够老了！为什么还不结婚？”

“你认为我应该结婚？”伟航凝视她。

“男大当婚嘛！我去了几年法国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回来看见你还是老样子，赚钱，赚钱！”

“我在等你！”

“用不着等待，早就准备好！”

“清涓！”伟航喜出望外，紧握着她的手：“原来你早就准备好嫁给我！”

“谁说嫁给你，神经病！”清涓把手抽出，把一小块牛排叉进嘴里。

“刚才你说准备好！”伟航垂下头，像斗败了公鸡：“你不说，我也不敢乱开口。”

“我说，你听着啦！我随时准备做你的伴娘。”

“我不要你做我的伴娘，我要你做我的新娘！”

“根本不可能，我们是好朋友，而且，你一直把当妹妹，哥哥怎可以娶妹妹？”

“我又不是你亲哥哥，我们半点血统关系也没有，你不喜欢我也不能乱找借口！”

“对！我们不是同父同母，但我一直把你当哥哥，兄妹不能通婚，我不想心里犯罪。”

“你以前对我很好的，你在法国交了男朋友，还是在大学遇上个白马王子？”

“我在法国几年，要上学，又要陪外公，他时日无多，我不忍心扔下他去约会。外公死后我就赶回来上课。”清湄说：“我上学才一星期，忙都忙死，去那儿找白马王子，在天空挂个勾？”

“你既然无新欢，为什么要拒绝我？”

“什么新欢旧爱，我江清湄活了十九年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？我也没有拒绝你，我们不是一起吃餐？”

“我们只可以做朋友，”伟航老大不高兴，脸拉得很长：“你永远不会嫁给我！”

“我可不敢说永远，谁能知道明天会怎样？”清湄一面抹嘴一面看腕表：“现在该去看海豚表演了吧？”

伟航无言结帐。带清湄到海洋剧场，那儿已经有很多人。清湄说：“你呀！札脚老太婆似的，好的座位都没有了，早知道自己跑来，扔下你！”

他们坐下来后，表演已经开始，首先几条海豚游出来跳高向大家跳水致敬。跟着又跳圈，跳竹杆，亲吻训练员，在半空转圈翻跟斗，它们向观众跳水告别后轮到